



主编 孔范今
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CHINA MODERN LITERATURE SUPPLEMENTARY SERIES

# 小说卷五



明天出版社

I 216.1 / 10

主编 孔范今
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

# 小说卷五

明天出版社

主 编：孔范今

副主编：刘海栖 张 华 李夜平 苑良珍
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小说卷五

\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华光Ⅲ型计算机——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6.625印张 4插页 597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619

ISBN 7-5332-1039-5

I·168(平)定价：9.35元

# 目 录

<b>钱钟书</b>	
上帝的梦.....	(3)
猫.....	(18)
灵感.....	(68)
纪念.....	(91)
附:对钱钟书小说中“围城”主题的动态考察.....	高旭东(119)
<b>关 露</b>	
新旧时代.....	(140)
附:读关露的《新旧时代》.....	戚 钧(260)
<b>沉 樱</b>	
喜筵之后.....	(270)
妩君.....	(282)
女性.....	(288)
<b>赵清阁</b>	
落叶无限愁.....	(313)
<b>予 且</b>	
君子契约.....	(323)
微波.....	(352)
求婚.....	(364)
<b>杜 衡</b>	

重来.....	(394)
海笑着.....	(417)
怀乡病.....	(433)
墙.....	(448)
<b>王平陵</b>	
湖滨秋色.....	(461)
进城.....	(484)
重庆的一角.....	(500)
父与子.....	(517)
<b>陈 铨</b>	
革命的前一幕.....	(536)
<b>爵 青</b>	
欧阳家底人们.....	(655)
<b>王秋莹</b>	
河流的底层.....	(716)

# 钱钟书

## 〔作者简介〕

钱钟书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中书君。江苏省无锡县人，生于1901年。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，同学中有孙毓棠、林庚、吴组缃、曹禹。在校时即以笔名在《清华周刊》、《新月》月刊上发表书评与散文，如《中国古剧中的悲剧》、《小说识小》等，开始引起人们的注目。1933年毕业于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毕业后任教于光华大学，并兼英文《中国评论周报》编辑。他以英文写的文学论文，发表于叶公超主编的《学文月刊》（创刊于1934年5月）及温源宁主编的《天下月刊》上。1935年他以第三届中英庚款公费赴英，先入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留学，1937年毕业于，获副博士学位。接着又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。归国后，先后担任过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，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，北京图书馆英文报刊顾问，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，并从事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。1941年出版了

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1943年，用英文写的比较文学论文《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》问世。194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人兽鬼》，同年长篇小说《围城》连载于《文艺复兴》，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，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。1948年出版了学术著作《谈艺录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，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。1953年院系调整后，任文学研究所（初属北京大学，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，即再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）中国古典文学组研究员。这个时期出版的著作有《宋诗选注》、《旧文四篇》、《管锥编》等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。他专攻中国和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学，并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均有研究。他尝试运用比较文学、心理学、单位观念史学、风格学、哲理意义学等学科的方法来理解文学，见解精湛，享有“当今智者”之称。他的小说创作，以文化眼光看取人生，感悟深刻，且处处流露出学者的机智，富有启发性。

（范良珍）

## 上帝的梦

那时候，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，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，沿着创化论，进化论，层化论，优生学，新生运动的规律，日新月异。今天淘汰昨天的生活方式，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。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，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，快到预言不及说。那时候，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“步”来计算；不说“过了一年”，说“又进了一步”，不说“寿终”，说“行人止步”，不说“哀悼某人逝世”，说“五十步笑百步”——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。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，贺客只说“双飞”，不说“双宿”；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说这对夫妇“保持五分钟热度”，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“百年偕老”，明知是不可能的希冀。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，有一个美中不足。一切近百年史，五十年来之文化检讨，日记，年谱，自传，“我的几分之几的一生”，以及其他相类含有讣告性的作品，都失掉它们的效用。亏得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。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？他们运气好，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，生了，写了，死了，有人读了，没人读了，给人忘了。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。时间空间演化出无机体；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；从固定的植物里

变出文静，缠住人不放的女人，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，敢冒险的男人；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；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。所以，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。不过，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。那个历史上的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的？像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，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；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然后呱呱下地，真是名符其实的“老子”了。所以当天演的力量，经过数不清的年头，创化出一位上帝时，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——也许就为“双飞”而不“双宿”的缘故。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。因此，这个给物质塞满的世界同时见得空洞，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。

正在深夜，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，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。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，进了时空间，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。到此刻，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家的证明，情人，战士，农夫，跟孤儿寡妇的祈祷，才算有个主儿。但是，这许多虔诚的表示，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，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，上帝丝毫没有收领到。他张开眼，什么都瞧不见。身子周围的寂静，无边，无底。已逝去的人类的遗习，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，他像小孩子般害怕要啼哭。然而这寂静久未被人声打破，结成了胶，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。上帝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庇的。他从此恨黑暗，要求他所未见过，不知名的光明。这要求一刻强于一刻，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，夜减少了它的压力，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，眼睛起了作用，视野里有了收获。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。他想，他不要黑暗，黑暗就知趣让步，这还不够！本来望出去什

么也没有，现在他眼睛所到，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，庞大地迎合着自己的目光。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，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。

上帝毕竟还保存人的脾气，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。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，瞧它听不听命令。噢！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，白里透红，出了太阳。上帝十分快乐，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，听他的吩咐。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，自动地闭上，同时心里想：“好厉害的家伙！暂时不要它。”说也奇怪，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灭，又自造成一团息息不停地泛出红色的黑暗。到此地步，上帝对自己的本领和权力，不能再怀疑了。即然闭上了眼便能去掉光明，这光明定从他眼睛里产生的；不信，试睁开眼睛，你瞧，这不是太阳？那不是山和水？都千依百顺地自献在眼里。从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不敢露脸，对母鸡昂然夸口，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，自鸣得意。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，这时候心理上也就跟他相去不远，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，听他夸口。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，有它科学上的根据。正像一切优生学配合出的动物（譬如骡），或者至高无上的独裁元首（譬如希特勒），上帝是不传种的，无须配偶。不过，公鸡般的得意长鸣，还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上帝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，这笑在旷野深谷里起了回声，使上帝佩服自己的声音能变得这样多，放得这样大，散得这样远。

这位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。他跟原始人绝然不同。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。他还保持着文明人“唯我独尊”的自信心。野蛮人随地疑心有神道，向它屈服和崇拜。这种思想，在上帝心里，影子也无。他只发现了自己的伟大，觉得自己能指挥万物，无须依赖任何人。世界随他的视线

蜿蜒地伸出去。脚走到那里，地会跟到那里，只有地平线向后退，这也表示它对自己的畏缩。一切都足以增进他的骄傲，培养他的虚荣。他忽然需要一个伴侣。这广漠的世界，独住了怪乏味的！要一个伴侣来崇拜，赞美自己，好打破现在的岑寂。上帝因此思索着这伴侣该具有的资格：他的结论虽没有下面所说的那样明白，大意是相同的。

第一，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。不过，这种了解只好像批评家对天才的了解，能知而不能行。他的了解不会使他如法创造跟自己来比赛，只够使他中肯地赞美，妙入心坎地拍马；因为——

第二，这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他该对自己无休歇地，不分皂白地颂赞，像富人家养的清客，被收买的政治家，受津贴的报纸编辑。不过，记着，上帝并没有贿赂他，这颂赞是出于他自动的感激悦服；所以——

第三，这伴侣该对自己忠实，虔诚，像——像什么呢？不但天真未凿的上帝不会知道，就是我们饱经世故，看过父子，兄弟，男女，主仆，上司和下属，领袖和爱戴的人民间种种关系，也还不知道像什么。

有些人，临睡稍一思想，就会失眠。另有些人，清醒时若胡思乱想，便会沉沉睡着。上帝也许是后一种人演化出来的；他模糊地因想成梦。这驯服的世界也跟着他进了梦里。他梦中看见的依然是荒山野水，水里照有自己的像。他顿时有了灵感，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，拣比较丰肥处挖一团泥，对自己的像，捏成人坯子，吹口气，这坯子就活动起来，向脚边俯伏，叫着：“全知全能的真宰呀！我将无休息的歌颂你。”上帝这时候又惊又喜的心情，简直不可拟议。假使我们是小女孩子，忽听得手

里抱的洋娃娃赶着自己叫“妈妈”，或者是女大学生，忽见壁上贴的好莱坞男明星在照相里对自己做眼，低声唱：“妹妹，我爱你！”也许我们能揣度，想像他此时心理的万分之一。只可惜我们都不是！

一切宗教的圣经宝典关于黄土抻人的记载，在此时上帝的梦里才算证实了是预言。上帝并不明白自己在做梦，或者梦在做弄自己。他不知道这团水泥分析起来压根儿就是梦的质料。他捏一团梦做成人，仿佛有人会捏鼻子做梦。上帝以为真有一个凑趣助兴的人，从此以后，赞美不必出自己的口，而能称自己的心。因为对自己最好的颂赞，是好像心上要说的，而偏是耳朵听来的，有自赞那样的周到和中肯，而又出诸旁人的贡献。这个理想，我们人人都有，也许都曾在梦里造个人来实现；不幸得很，醒时要凭空造这样一个人，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只能把现成的人料改造，至多将迎合自己的小人增修成大人物，总不像做梦时的随心所欲。

上帝在人类灭绝后才出世，不知不觉中占有许多便宜。譬如两个民族相斗争时，甲族虔诚地求他惩罚乙族，乙族真挚地望他毁灭甲族，使聪明正直的他左右为难。这种困难，此时决不会发生。即如他的梦里造人，若世间还有文人，就是极好的笔战题目。据他将烂泥捏人一点看来，上帝无疑地有自然主义的写实作风，因为他把人性看得这样卑污，向下层觅取材料。同时，他当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，因为听说“一切创造基于模仿”，试看万能的他，也免不了模仿着水里的印象才能创造第一个人。不过，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论不准确呢，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，还是上帝的相貌丑陋呢，他照自己样子造成的人，看来实在不中意。他想这怕由于泥坯太粗，也许初次动手，手段还

没纯熟。于是他选取最细软的泥——恰是无数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，仔细拣去沙砾，和上在山谷阴处未干的朝露，对着先造的人型，精心观察他的长处短处，然后用已有经验的手指，捏塑新调的泥，减削去肢体上的盈余，来弥补美观上的缺陷。他从流水的波纹里，采取了曲线来做这新模型的体态，从朝霞的嫩光里，挑选出绮红来做它的脸色，向晴空里提炼了蔚蓝，缩入它的眼睛，最后，他收住一阵轻飘浮荡的风，灌注进这个泥型，代替自己吹气。风的性子是膨胀而流动的，所以这模型活起来，第一桩事就是伸个软软的懒腰，打个长长的呵欠，为天下伤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样。这第二个模型正是女人。她是上帝根据第一个模型而改良的制造品。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尝试，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爱漂亮的男子都模仿女气，逼得时髦女子只好另出心裁，带着妖气。

从此，上帝有了事做。为这对男女，上帝费尽心思，造各种家畜，家禽，果子，蔬菜，给他们享受，利用。每造一件东西，他总沾沾自喜地问男人和女人道：“我又为你们发明了新东西，你们看我的本领大不大？”于是那一对齐声歌颂：“慈悲救世的上帝！”这样好多次后，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，感谢得也有些厌了，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。同时上帝也诧异，何以他们俩的态度渐渐冷淡，不但颂赞的声音确减少了高朗，而且俯伏时的膝盖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弯得灵便。于是，上帝有个不快的发现。自从制造人以来，他发明的东西是不少了，但是有发现还算第一次。

这发现就是：每涉到男女间关系的时候，“三”是个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数目。假使你是新来凑上的第三者，你当然自以为少不了，那两人中的一人也会觉得你少不了，还有余下的一

人定以为你要不得，你更以为他或她要不得。假使你是原来的退作第三者，你依然觉得自己少不了，那两人却都以为你要不得，你也许对两人中的一人还以为她或他少不了，对余下的一人当然以为她或他要不得。据数学家说，一只三角形里不能有两只钝角。不过，在男女三角形的关系里，总有一只钝角。上帝发现这钝角并不是那粗坯的男人，反是自己，不识趣地监临着他俩。这真气得死人——不，气得死上帝！他最初造女人，并非要为男人添个伴侣。他只因为冷清清地无聊，制造个玩具来遣闷，而第一个坯子做得不满意，所以又造一个。谁知道他俩要好起来，反把他撇在一边。他奇怪着，这女人何以对高高在上的自己老是敬而远之，倒喜欢跟那下等的男人接近。于是，上帝又有一个不快的发现。这一次的发现不是数学上的，而是物理学上的。

这发现就是：宇宙间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。因为地心吸力的关系，一切东西都喜欢向下吊，包括牛顿所看见的苹果。所以下等人这样多，上等人那么希罕，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层压迫的趋势；青年人那么容易堕落；世道人心那么每况愈下——这全是一个道理。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，又调露水，又仿波纹，无意中证实了“女人水性”那句古话，没提防另有一句古话说：“水性就下”。假使树上掉下的苹果恰砸痛了牛顿的头，或砸破了他的鼻子，那么牛顿虽因此而发见吸力的定律，准会觉得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。同样，上帝虽参透了人情物理，心上老是不自在，还觉得女人的情感离奇不可解。他甚至恨自己的伟大是个障碍，不容他们来接近。造了这一对男女，反把自己的孤寂增进了；衬着他们的亲密，自己愈觉被排斥的无聊。可气的是，他们有不能满足的需要时，又会来求来讨好。譬如水

果烂了，要结新的，家畜吃腻了，要换野味，他俩就会缠住上帝，又亲又热，哄到上帝答应。一到如愿以偿他们又好一会要把上帝撇在脑后。上帝只变了他们的用人，这使他大大的生气。原来要他们爱自己，非先使他们爱新果子或野味不可，自己不就身份降低，只等于果子或野味么？他们这样存心，若还让他们有求必遂，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，野味里的呆鸟了！因此上帝下个决心，不再允许他们的吁请。但是，上帝是给他俩罩上正直慈悲的头衔的，怎好借小事跟他俩为难？只能静候机会，等他们提出无理的要求时，给他们一个干脆的拒绝，稍泄胸中闷气。妙在上帝是长生不死的，随你多么长的时期，都熬得住等待。

一天，女人独来向上帝请安。她坐在他脚边，仰面看着他脸，蓝液体的眼睛，像两汪地中海的水，娇声说：“真宰啊！你心最好，能力最大，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！”

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闪电战术，猜疑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女人赔小心似的媚笑，这笑扩充到肩背腰腹，使她全身丰腴的曲线添了波折，说的话仿佛被笑从心底下泛上来的，每个字都载沉载浮在笑声里：“你真是全知全晓的造物主哪！什么事都瞒不过你，我真怕你。其实我没什么要求；你待我们太好了，一切都已满足。那个算不得要求。”

“‘那个’是什么呢？快说。”上帝不耐烦地说，同时心给希冀逗得跳着，想也许是机会来了。

女人把后备着的娇态全部动员，扭着身子说：“伟大的天公啊！我最佩服你的无所不能。你只无所容心的一举手，已够使我们惊奇赞美。我并不要新奇的东西，我只奉恳你”——说时，

她将脸贴住上帝漠无所感的腿，懒洋洋地向远远睡在山谷里的男人做个手势——“我只奉恳你再造一个像他样子的人。不，不完全像他，比他坏子细腻些、面貌长得英俊些。慈悲的主啊！好不好？”

上帝听了，直跳起来，险把脚边腻着的女人踢出去，急忙问：“要我再造一个男人的理由呢？”

女人一手自拍着胸，一手抚摩脸颊说：“吓死我了！神奇的上帝啊！你的力气真大，行动真急！你看，我的脸给你碰痛了——那没有关系。你不是问我理由么？我男人需要个朋友，他老跟我作伴，怪闷的。你再造了一个男人，可以免得他整日守着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也可以免得你整夜守着他，是不是？”上帝的怒声，唤起了晴空隐隐的雷霆，“女人啊！你怎敢向我提这样的要求呢？你对一切东西都贪多，浪费，甚至对于男人，在指定配给以外、还要奢侈品。那还了得！快回去，我饶赦你初次，你若再抱非分的欲望，我会责罚你，把你现在有的男人都毁灭了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大有效力。女人飞红了脸，咕嘟着嘴，起身去了，一路上喃喃自语：“我不过说着玩儿，亏你就拿腔作样。老实说，我早看破你没本领造一个比他好的男人！”这些话幸而上帝没听到。他这时因为如愿以偿，出了心头恶气，乐的了不得；怕笑容给女人看见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所以将脸躲在黑云堆里。他嘻开嘴，白牙齿的磁光在黑云里露出来，女人恰回头瞧见，她没见过牙膏商标上画的黑人，误以为电光。上帝努力压住的“哈哈”笑声，在躯壳里一阵阵的掀动，女人远听着，以为就是打雷。她想上帝在施展恐怖手段，又气又怕，三脚两步，跑到男人那里。上帝才恐吓过她，要剥夺她这个唯一的男

人，所以她对他又恢复了占有的热情。她坐在他头边，吻醒了他，拥抱住他，说话中每一个字上都印着吻，染着她嘴唇的潮润：“我只有你。我只爱你。我没有你不能活。我不许你给人夺去……”男人酣睡初醒，莫名其妙，听到女人重申占领决心的宣言，愈感到局促不安，因为他刚做一个梦，心里有鬼。女人跑得累了，情感紧张得倦了，好容易才沉沉睡着。他偷偷地立起来，挑了两块吃剩的肥肉，去祭献上帝。

“弘恩大量的主人翁啊！求你垂鉴我的虔诚，接受这微末的孝敬。我们一切原是你赐予的，这东西也就是你的，我们所能贡献在你脚下的，只是一片真心，”男人如是说。

上帝方才的高兴，此时更增加了。他想，人来献祭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准是那女人愧悔心萌，没脸相见，所以差男人来求情的。不过，若让自己的喜悦，在脸上流露，未免给他们小看了。于是默默不答，只向男人做出一种表情——法国和西班牙小说家用下面的记号来传达的表情：

“？”

男人见上帝脸色不难看，便鼓起勇气说：“我向主人要求一桩小事。”

这使上帝恍然大悟那两块肥肉的作用，原来男人的礼物相当于女人的巧笑媚眼，都是有所请求时的贿赂。亏得没把男人造的美丽，否则他也不必送礼了！同时吩咐男人说明他的要求。

“我求你为我另造一个女人——”

“女人刚来向我作同样的要求，”上帝截断他的话。

上帝此时又失望，又生气。但是那昏头的男人，听了上帝的话，惊喜交集。他想：“女人真是鬼灵精儿！我做的梦，她怎会知道？怪不得她那一会抱了我说那些话，原来她甘心牺牲她